



水乳

WATER
EMULSION

盛可以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盛可以◎著

水 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乳 / 盛可以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411-4232-1

I. ①水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8925 号

Shui ru

水 乳

盛可以 著

责任编辑 朱 兰 蔡 曦

封面设计 叶 茂

内文设计 史小燕

责任校对 韩 华

责任印制 喻 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1/32

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32-1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第一章

太阳，又矮下去了。

就那么一跳，女人左依娜的眼前就昏暗了。于是，她看见前面那栋八层居民楼，几秒钟前还像冰山一角，顶层部分飘浮在阴影之上，被夕阳涂得一片金黄，转眼间，就全部沉没在阴影里了。窗外的千百种噪音，也似乎被捂在棉被里面，随着暮色的浓厚，嗡嗡嗡嗡地衰弱与朦胧起来，从劳作的房子里释放出来的人们，正经过街道这条拥挤的河流，纷纷向自己的家里流淌。

就那么一跳，黄昏最后的阳光，便躲起来了。阴影在女人左依娜的眼里迅速扩散，屋子里暗了起来。阴暗使空荡荡的房子显得丰盈，充满了伸手可触的质感。女人左依娜身上的咖啡色职业套裙还没有换下，躯体也没有得到放松，她感觉紧迫和拘束。她想，这或许也是令她心胸憋闷难受的原因。这种不适使她想起婚姻。有些婚姻像职业套装一样，看起来很体面合身，大方优雅，只有躯体在里面感觉紧张与疲惫。女人左依娜

已经很讨厌这种整齐划一的着装，尽管每天早上，不必对着衣柜发愁，就像未嫁的女孩子，不知挑选哪个男人合适。但是，她是女人，要生活，要工作，她不得不服从某些安排，像魔术师棍下的动物一样臣服。每天以日出日落的表情，麻木地数着不属于自己的钞票，从早到晚，以至于有一段时间，她见到钞票就会恶心，就像妊娠时期看见肥肉。

她决定把枯燥的西装套裙换下来。

剥除身体最后一块布料，女人左依娜一米六五的纤瘦肉体像条鱼在房间里游动。屁股是两个圆球，像两颗花生仁，由于相互的拥挤，挤压成两个膨胀的半圆，并且微微上翘，像乳房一样耸立，饱满的形状呈现出饥饿的欲望。遗憾的是，女人左依娜的乳房偏偏不挺，像推土机推过的土地一样平整，只有两颗葡萄般大小的东西，顽强地生长在属于乳房的地盘上，像不经意间，从推土机里遗落的石子。女人左依娜套上睡裙，宽大的睡裙谢幕般猛然垂落，像一张网，罩住了游弋的鱼。鱼游进了深水，睡衣涌起了波浪，很快，就只看见女人左依娜圆润的屁股，在睡衣里面隐约地滚动。

女人左依娜的短发不属于哪一种发型，似卷非卷，如一片云，不经意间飘落头顶，从此安家。她椭圆形的面部轮廓有些坚毅。见过女人左依娜的人，记忆中的她总是一头长发，她原本是留长发的，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剪了，长发形象并不能轻易抹掉而已。

女人左依娜的拖鞋拍打地板，声音单调，百无聊赖，像一个人，在空旷的荒原上，独自唱歌，声音刚刚唱出口，就被风温柔地撕毁，七零八落，抛得很远。拖鞋声从卧室响到书房，停住了，她把自己放进了书桌前的单人沙发上。这是一间简单的书房。四个书柜像一面墙，其中三个书柜里，横的书，竖的书，塞满了书柜的每一个空间。余下的一个书柜，则装了些VCD、工具书、红皮证书及并不闪光的纪念品。墙上有一幅不错的字画，有整面墙壁那么高，一尺来宽，字迹很小，落款处的小红戳前面有一段话：贺前进、左依娜乔迁之喜。

字画有点旧了。四年，快四年了，这幅字画就这样衰旧了。找不出它是哪一天开始走向衰旧的，或许是在护城河里的野草慢慢生长的时候，它的光鲜便开始悄悄衰退。反正，它肯定是在人的疏忽中，溅了油污一样，有些灰蒙蒙地衰黄与黯淡。

女人左依娜用右手捏摸短发下的耳垂，耳垂上的小耳洞，暂时分散了她的注意力。她始终不喜欢戴任何首饰，哪怕是结婚戒指。现在，她觉得耳朵上的空洞，好像凿在她心上，她有点虚空，有点迷惑，也有点惶恐。她似乎在努力回忆有关耳洞的情节。“这么漂亮的耳垂，不戴耳环有点可惜了。”女人左依娜是在这样的怂恿下，去穿了耳洞的，为了那一对漂亮的结婚耳环。耳环只戴过一回，时间大约只有十分钟，之后，它们一直躺在首饰盒里的红绒上。耳垂上的空洞，渐渐成为女人左依

娜心头的遗憾，甚至不适，她企盼有新生的肉，把这个小洞填满，她期待某一天，它们自然愈合了。

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，像在黑漆漆的地下停车场，产生空荡荡的回响，很有弹性地慢慢踱近，又缓缓地远去。女人左依娜的心里划过一颗流星。

现在，女人左依娜趿着拖鞋已经去了客厅。她会端着茶杯到阳台上小伫一会儿，把目光投向那个屡次发生交通事故的十字路口，轻悠得像油漂浮在水面。那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，总有鲁莽的司机抢道，或者其他的原因，那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层出不穷。女人左依娜喜欢看到一地的玻璃碎片，在月亮下闪着童话般的光泽，没有月光的时候，也能在来往的车灯下，一晃一晃地闪烁晶莹。她在那光泽中发现一种运动并起伏的美感，它们很真实，从不像窗户里飘浮的灯光那样，虚假地温馨。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，女人左依娜也不知道。就像十字路口边的护城河，不知何时淤积成沼泽地带，肥绿的野草披头散发，在夜里黑森森一片，像寂寞一样，慢慢地滋长得这么茂盛。

第二章

如果说热恋中的人，他们的嘴，是用来亲吻的，结婚后的夫妻，他们的嘴，是用来吵架的，那么同居者呢？或者说，像女人左依娜和平头前进这对偶尔同居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嘴，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五分钟前，两张嘴还紧紧地、深情地黏缠在一起，舌头动情地、翻来覆去地搅拌，享受对方唾液的温暖与湿润，五分钟后，这两张嘴却互将唾液转化成恶毒语言，用另一种方式，将唾液归还给对方，连本带利，极尽所能地攻击对方。

婚姻是一座山，被男人和女人仰望。攀登者平头前进与女人左依娜，已经走到了半山腰。山腰的气候与山脚有很大的区别，时常有迷雾涌过来，将太阳驱逐，把人和山都罩在茫茫之中。在这个时候，上山与下山的路，一样不是那么明确，两头都那样遥远。

你想想，你想想你是什么身份。平头前进的话，是在手脚忙乱中蹦出来的。他低着头，在一堆 VCD 中，十个手指头像

女人左依娜点钞，手指交替间，灵巧活泼，VCD与VCD碰撞的声音很响，“啪啪啪”，平头前进的话，轻而易举地弹出来，子弹一样，冷冷地射向女人左依娜的胸膛。

女人左依娜只觉得平头前进和他手中的VCD，像水中的影子，摇摇晃晃，她头晕目眩了。

一般来说，平头前进说完“你想想，你想想你是什么身份”，战争基本上就进入尾声。这句话是平头前进的红旗，他把它插上占领的高地，胜利的姿态，像旗帜高高飘扬。

因此，平头前进的声音，从这一刻起，戛然而止。

平头前进停止水影一样的摇晃，女人左依娜觉得自己像胶质物，从水底浮了上来。

女人左依娜手背上的青筋慢慢地凸起，手指头很茫然地伸张，与此同时，脖子左侧也清楚地冒起青筋。一群马蜂在她的嗓子眼里拥挤，嗡嗡地轰鸣，不知哪一只先行飞出。女人左依娜觉得自己被悬挂起来，她不着地的双脚踩水一样划动，划动。

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平头前进的身影，像一张黑白底片，超薄与虚幻。他抱起一叠VCD，女人左依娜的眼前一黑，一亮，平头前进像一页纸，从女人左依娜眼前翻过。

“嘭”，关门声抹掉了平头前进。关门的力量撞击在女人左依娜的胸口上，她一震，像是那只把她提起来的手，突然松开了，她就落到了地上。女人左依娜旋风一样冲到门口。然而，

她的手触到门的拉手，又慢慢地垂下去。她听见急促的脚步声，在关门的余音里迅速地消失，像一只玻璃小球，平稳地从地上滚远了。女人左依娜闭上眼睛，她看见了，平头前进走路时，屁股自信地翘起来，屁股上的口袋凸现钱包的形状，虽然钱包里总是只有五六百元钱，但并不影响平头前进的心情，也不影响它们鼓鼓囊囊地很装门面。

女人左依娜知道，平头前进不会转身，不会转身。

一个透明的塑料罩子，往女人左依娜头上罩下来，她觉得，呼吸有点困难。

你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！她想起平头前进划动他那两条粗壮短腿的样子，咬着牙低低地说。她的额头和鼻尖抵触到冰冷的门，手慢慢地握成拳头，暗暗地用力，似乎要从木门里穿越过去。她的眼泪流下来，像雨水滑过玻璃。一只闷头苍蝇，可以不断地朝玻璃窗上撞过去，再撞过去；一条被拴起来的狗，可以用牙齿去磨咬绳子；一个被憎恨与痛苦包围的女人，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，只有与憎恨和痛苦慢慢地厮磨，不能降服它们，就只有被它们毁灭。

一切又像在水影里摇晃起来。

“你想想，你想想你是什么身份。”平头前进的话像一辆破马车，还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。女人左依娜依稀记得，她是中国公民，虽在偏远的新疆。她是父母的女儿，与父母天各一方。在单位，她是被聘用的职员，在平头前进面前，她是他的

女朋友。

爱情，还需要什么样的身份？她想。

女人左依娜脑袋僵硬，机械地环顾四周，平头前进的宿舍里没有任何答案，原来的亲切，就像一张人脸，忽地背转过去了。窗式空调仍在轰鸣，和平头前进说话一样聒噪。女人左依娜默默地捏紧拳头，对准空调机迅速抵探过去，噪音并未停止。女人左依娜又缓缓地伸出手，把开关拧了，于是她看见中指关节被磨掉了一层皮，一小块红白相间的肉，像一朵红梅，在白皙的手指上开放。没有流血。那朵小小的红梅，艳丽娇美。漫山遍野的梅花，开在女人左依娜的眼底。她的心里透进一丝凉风。那块皮还粘连着肉，女人左依娜试着把它翻过来，重新覆盖在肉上面。复合的边缘，有一丝弯曲的线条，轻描淡写的，像女人的唇线一样柔和。女人左依娜揭开那张皮，一揭一合，一合一揭，忽然间用力地一扯，一滴血，像泪一样渗出来。

女人左依娜笑了。笑容像一滴血，从女人左依娜的脸上渗出来。她的动作变得很迟缓，一种坚定的迟缓。她最先摸到一把绿塑料柄的剪刀，刀刃有点锈钝，她对着手臂来回拖动了一下，手臂上留下一道锈迹，她随手一抛，剪刀砸在地上，像深夜的一颗石子，掉进深井。

后来，一把黑柄裁纸刀，被女人左依娜紧握在右手里。她用拇指缓缓前推，一截白亮的钢片探出柄心，宽不超过两厘

米，刀尖呈梯形，坚毅地探出一个尖角，像一只踏出去的脚步那么果断。崭新的刀子，闪烁月亮般幽冷的光芒。

前进，你他妈的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！女人左依娜喉咙上下滑动，左手慢慢地握成拳头。我恨你，前进，我恨你这样对我！她的两手摆成拉小提琴的姿势，陶醉般闭上眼睛，右手就拉弦那么一划，刀子在左手腕滑过。手腕上炸裂开一条缝，像微张的嘴唇，一条白筋，横卧槽底。女人左依娜看到自己的肉，作为一种物质的本质肉，鲜活、弹性、滑嫩，她像一只气球，瘪了下来，瘫在地板上。

一间黑暗的房子里，窗户静静地开了，阳光和风一起涌了进来，所有的关节都通了，心里的恨随这一刀倾泻出去，伤口吸引与转移了女人左依娜的注意力，她轻松起来。

她低着头，头发落在手臂上，鲜血水一样汨汨地渗透出来，缓缓地淹没了伤口。女人左依娜开始战栗。她的眼前浮现出一群绵羊，它们慢慢地啃着山坡上的青草，悠闲地向前头拥进，如鲜血漫过茫茫的山头。

盛夏的太阳在窗外虎视眈眈，仅用目光，就将房间里的温度逼了上来。女人左依娜的皮肤沾满了汗粒，热气堵住了毛孔的呼吸，汗从鼻尖上冒出来，一颗一颗，它们并不打算滚落。

我正在死去吗？女人左依娜闭上眼睛，想品味死亡的味道，她只听见心在胸膛里跳动，像一口钟，在教堂里回响。她站起来，她想让平头前进看见一具美丽的女尸。她把身体摆在

床上，侧卧，双腿蜷曲，左臂伸直了，搁在床沿。血像没拧紧的水龙头，大滴大滴地滑落，白色的瓷砖地板上开出一朵一朵的小梅花，逐渐汇成一朵巨大的牡丹。所有的血都往伤口处涌，像火车站的出口，堵在检票口，挤成一团，然后细细地分流出来。

血慢慢地外涌，女人左依娜头脑渐渐清醒了。她看见推门而入的平头前进，大惊失色并痛心疾首。她要的就是这样，在临死前快慰地享受平头前进的自责、忏悔、哭泣，要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低下头颅，要让她的死成为他一辈子的痛。她微笑着，因为平头前进抱起她如棉絮一样轻柔的躯体，腾云驾雾地到了医院，她和平头前进的关系，从此在蜜罐子里封了起来。

门静静地蛰伏。女人左依娜躺着，自我迷醉。平头前进出去了，他会暂时把女人左依娜忘得一干二净，他更不可能知道她正在流血。

不，不能就这样死，这毫无意义。女人左依娜爬了起来。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这时，她才看见写字台、地板、床单上到处是血，像某个凶杀现场。恐惧慢慢地来了。她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要死。于是她哆嗦起来，好像有寒气逼进身体，上下牙齿开始轻微地碰撞。不能再等了！她真的怕了，她已经有点头晕，她飞快地扯起一条枕巾，往手腕上胡乱一缠，往医院赶去。

当医生用镊子夹着一大块湿润的药棉清洗伤口，女人左依

娜发出痛苦的尖叫。药棉擦过去，伤口白了，瞬间又涌出新鲜的血液。医生很沉着。一遍一遍充满抚爱地擦拭，药棉在废簋子里堆积。用完第八块药棉，医生迅速地捏紧了伤口，细小的镊子夹着穿了黑线的针，从裂口这边肉穿过去，到裂口另一边用钳子抽出来，缝一针，打一个结，好像女人左依娜的肌肤是块布料，他是个熟练的裁缝，正在缝制一个完美的补丁。

刀再深五分之一毫米，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！缝完第八针，医生面无表情地冒出这么一句。他似乎充满遗憾，又好像是在夸奖一个雕刻大师的技艺，能控制五分之一毫米的力量与深度，功底非凡。缝好了，血止了，女人左依娜却只有沮丧。她沮丧就差五分之一就能把事情搞复杂，她原来就是想搞复杂一点，引起平头前进重视的，现在就这么简单缝合了事，所有的后果，只是由左腕自己承担。

第三章

下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

雨点密集地击打在街面的水泥地上，躯体便粉碎了。击打在积水的地方，也只是敲打出许多转瞬即逝的水坑，然后很快地融入积水里，毁灭与淹没了。后来，雨柔和起来，一滴一滴，稀稀疏疏，谄媚与温和地抚慰被它肆虐过的事物。

人总是看不到，雨过天晴时，乌云在远处徘徊。

女人左依娜和平头前进的矛盾，有点儿这雨的意思。

谁来给受伤的左依娜洗澡？平头前进责无旁贷。洗澡时他就像勤劳的马夫。把手举高点，再举高点！这是平头前进洗澡前的开场白。于是女人左依娜高举着受伤的左手，像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。女人左依娜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，像一匹尊贵的母马，一会儿高昂着脖子享受，一会儿俯首厮磨平头前进这个马夫。平头前进不但没有嘲弄她的伤口，相反，精神上似乎受了很大的震动，他以一个马夫的勤劳证明他对母马的热爱。

看到满地鲜血时，平头前进确实如雷击般傻了，他傻愣的

表情直到见到女人左依娜，见到眼珠子还很灵动的女人左依娜，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女人左依娜从他脸色煞白的样子里，掂量出了自己举措的分量，尽管场景离幻想的有些距离。女人左依娜觉得成功了，她开始庆幸刀下保留了五分之一毫米的力量，才不至于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

女人左依娜故意把光溜溜的身体，重重地落在平头前进的手心，来回扭了几个半圆。对于女人左依娜的身体暗示，平头前进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只是笨拙地、更用力地托住她，仍然很规矩地给她搓洗，不愿放过一个毛孔。平头前进毫无邪念，像士兵为将军服务。女人左依娜左腕上的刀伤，就是一枚悬挂的闪亮爱情勋章，他唯有低头默默地擦洗，才能表达心中的虔诚。平头前进偶尔会用嘴唇触一触女人左依娜的平胸，小心翼翼，好像它们是博物馆的重要文物，生怕弄碎了。

如果不是两颗葡萄般大小的乳头，女人左依娜的胸很容易被人忽略。女人左依娜不知道，是不是因为它们平坦，不能让平头前进激情澎湃。她总渴望平头前进能有点什么动作，怕他说她淫荡，嘴上就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因为他对于男人的勃起都羞于提起，一个好女人，自然不应该说“我要怎么怎么”的下流话。

你怎么这么傻。有一天，平头前进埋头揉洗女人左依娜的大腿，终于用他黑黑的后脑勺表达了某种疑问。女人左依娜一笑，摸了摸他的后脑勺，他的头发很短很硬，像收割完的

稻田。

真的这么爱我吗？你不知道，当我看到满地的血，我吓死了。平头前进对着她的大腿说。她的腿感觉到他嘴里喷出来的呼吸。她愣了一下，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是爱吗？她记得划那一刀时，她嘴里说的是“前进，我恨你”，心里念的是“我要记住，永远记住今天所受的侮辱”。这就是爱吗？这是很深的爱吗？爱可以用恨来测量的吗？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吗？她胡思乱想，想不清楚，但她愿意附和前进的想法，她真的就是这么爱他。

你真的很怕失去我吗？女人左依娜沉默了一阵，反问道。

你是一个生命。平头前进工作的手停顿了一下，又继续活动起来。

那你有多爱我嘛。她纠缠不休。

你自己去感觉。平头前进并不正面回答。他已洗到了女人左依娜的脚指头。他故意挠了一下女人左依娜的脚板底儿，女人左依娜尖叫一声，发出一串咯咯的笑。平头前进用浴巾把女人左依娜裹上，拦腰抱起来，女人左依娜便忘了爱有多深的问题，双手圈着平头前进的脖子，刚刚想陶醉一下，平头前进已把她放到床上，喘着气说，你是不是胖了？女人左依娜噤着嘴，不是我胖了，而是你抱得少，练得少，手就软了嘛。

女人左依娜的宿舍比较窄，长方形，原是由一间大房子隔成两间，与一个女孩各住一间。两个人由同一张门进来，经过